

海門胡君家傳

君諱潮字涵三海門其號也胡氏世居山陰張川爲越望族而山會兩邑常互試故君籍會稽先世僉事公諱楫者當明神廟時助賑鉅萬詔以尙義褒之因顏其堂曰尙義君幼秀而羸考牧堂公諱延宗得君晚雖甚愛之督課不少寬旣游庠喜讀史及古文詞不屑屑規樵時好試高等方待餼卽中嘉慶辛酉副榜次科甲子遂以第四人領鄉薦乙丑丙寅間煦偕張雷門讀書貽桂村鵲松精舍君亦攜筆硯寓榻焉余三人者宵讀倦輒步月劇談君語聲素低遇爭論古今賢否利病音獨洪亮宿鵲常驚噪雷門雅自負亦推服君才然君質視煦尤弱三伏時斜陽盡松杪晚飯中庭猶嫌暑氣欲移

食几室中雷門體肥憎熱執不可君乃獨攜肴一碟飯一盃
就暗窗下蚊雷喧處食雷門每以爲笑煦中年後屢病瀕於
危君亦久患氣喘疾疾少間入城必來顧煦一日告煦曰吾
胡氏義田義學年來與族中同志者籌之已得腴畝若干靜
塾一所矣吾將糾合邑同志諸君建義倉於通衢巨鎮仿社
倉法變而通之事若成非僅一邑之賴也袖出程規示余余
甚壯其志君家僅中人產方藉醴釀以資生而嗜義若渴甲
戌乙亥浙薦饑越中米價尤湧人情沟沟閩撫王公紹蘭越
人也以閩積貯饒牒浙赴買衆相顧未前君首具價請咨簡
族人勤幹者往運得閩穀二萬石以歸城鄉設局平糶市價
頓平庚辰亢旱君集村氓濬張川因築瞻雲閣立巨塘祠得

昔人以役代賑之意蕭邑新林周塘患易圯

朝旨禁民開挖議另開引河洩水君以山蕭兩縣農田攸繫
籌議備至當事賴之虞邑曹江百官渡多詐錢君與梁翁質
夫等鳩捐義渡行旅以爲德計二十年來君避喧養疴之下
方寺之法源菴之陽川春山書塾然遇事有利濟必扶力爲
之扁舟來往恒載藥鑄以行尤善爲戚友解紛嘗曰居間者
不必袒護但據理直陳令人難堪已足僨事惟一以和氣噓
之直者自伸曲者內愧如春風解凍毫不費力耳聞者以爲
名言丁亥冬攝郡守楊公方謀移建育嬰堂於西郭門外董
其議者如平二漁田曉畊諸君皆君至友僉曰非海門不足
以集事君亦素慮嬰堂舊制未善欣然協力而君疾竟不起

矣是歲也吾黨中史肅庵以三月歿於青田學署六月商葬
亭又逝歲將終而君復捐館傷心之淚三灑襟袖間肅庵年
僅四十有五葬亭五十有二君五十有八俱不得周甲子然
葬亭乏嗣嗣以螟蛉肅庵二男亦未成立而君嶷嶷六丈夫
子一舉鄉科兩登仕版天之報君豈竟薄哉雷門強壯十倍
於君其歿也星已一終而君以藥食扶持之身為善自樂歐
陽子所謂強者不可恃而弱者或有傳不其信歟君之謀義
倉也歷久未成而志不怠始欲公諸邑繼欲公諸村後以衆
議不齊乃僅為族謀事已有端君諸子必能繼志其鳩曹江
義渡不數月而事舉羣小之倚渡為暴者戢伏無一言君歿
未三稔而梁翁為不逞者毒毆幾斃於是嘆善之不易為而

君才之不可及也嬰堂雖建經費未充平田兩君益思海門
不置君自言幼學時牧堂公有獎賜母潘太孺人卽教以不
妄用篋積之夏月買蕉扇蚊藥以施貧人其好義蓋本諸慈
訓也君學識甚卓手書遺令毋許家人作佛事劉忠介從祀
君同年馬侍御所奏其議自君發之又致書侍御宜以湯文
正續請而豫撫已先疏入果獲

俞旨為文章議論開張心手了了得肩山大蘇之長尺書小
品談詭可喜人多寶弄長子泰階以道光壬午舉人考補左
翼宗學教習服闋將入都手君行述來乞家傳煦旣傷少壯
朋游凋謝殆盡而深慨君之才足表見於世乃屢躡禮闈又
恥他途進遂韞不得施僅以鄉里義舉畧施抱負而天復靳

之遐齡嗚呼可悲也夫可惜也夫

田曉畊翁家傳

曉畊翁姓田氏本名學舜字孝畊後以字行而更字曰曉畊亦曰心畊世爲山陰天樂鄉歡潭人少負奇氣父歿遺產僅畝餘田氏方修宗祠公貲爲族人羣蝕族長屬翁庀工徵諸逋黠者舉最窘者藉口翁密售其遺產得金付窘者令先償於是負者畢償而祠遂落成年三十餘訓蒙不足糊口走郡城爲諸掾史傭書冬月尙單衣以勤慎見稱稍稍司戶冊與游者咸異其才勸之徙而業鹺嘉慶乙亥丙子間翁年五十餘矣囊方蓄千金值歲屢歉穀騰貴翁返其鄉糾貲平糶復勸族中有力者共興義倉而已首輸其所蓄十之七旣而鹺務歲贏所輸者盡復翁於是益信善可爲計簿內別立輸濟

一歎力不足者借貸赴之嘗曰待有餘行好事何時得遂此
心錢者泉也井泉愈汲愈涸不汲者亦不見溢適形其濁而
已聞者以爲名言近年來郡中嬰堂義學棺藥局各善舉無
不藉公爲倡余未識翁時友人胡海門屢稱翁之賢且言翁
至孝曾割股療親疾歲壬午翁子與余子同舉於鄉始得識
君面丁亥移建嬰堂當事者延平君二漁及翁與海門襄其
議先是越郡嬰堂久圯鄉士大夫謀復之而懼爲首事有府
吏賀懷赤者力營之不能善厥終負衆謗翁獨於賀歿後明
其心跡平君槃槃大才議論風發四座無敢僂言翁雖至交
而規畫時有異同余甚服翁待交友間誠信不欺如是而嘆
海門爲知人經觀橋必造翁廬縱談今古初冬往候翁翁已

病聞余音尙扶杖出見閱月餘而赴至矣疾亟時時自語曰
米貴如此人何以堪顧其子謂曰吾祇以義倉未成爲歉此
是汝輩事嗚呼其胸次豈易於今人中求之哉翁生於乾隆
戊寅春秋七十有六子襄以舉人候銓理問得 封翁爲儒
林郎孫二長名倉次名義蓋拳拳於義倉之成名其孫誌屬
望焉

杜煦曰余讀翁病中自作傳而傷之其言曰農不能勤四體
士不能掇一芹降志而爲吏逐末而爲商雖然吏與商何足
爲翁憾天下民生墊隘半由於郡縣之庫吏而風俗侈靡多
啟於都會之甲商翁吏非庫吏其財無妄入商非甲商其財
無妄出夫以翁之約身利物就使爲庫吏爲甲商必有以異

乎今而垂法於後昔人等良醫於良相翁自恨業儒未成余
轉惜翁降志逐末之未甚也

沈蓮坡小傳

蓮坡諱元燾字春展越郡庠生世儒家而君幼以神童名兼
有璧人之目六歲時父友命之對曰鏡水明如鏡應聲曰亭
山遠若亭大奇之甫十齡郡邑試卽前列時陳大令太初施
司馬恩祖同宦歸各相誇以擇婿陳得王衍梅笠舫施得君
人爭羨焉乾隆癸丑笠舫以縣試第一入泮君外艱不與試
嘉慶丙辰服闋山邑趙侯展揚會邑邢侯澍爭欲以君冠童
子軍卒爲邢得趙妬且歎曰文章果有定評高太守三畏載
山甄別君復壓其曹遂補博士弟子員鄉前輩平餘山王穀
塍章實齋三先生俱以國士目之張問樵先生於門下士中
獨以君穎悟授句股術儀徵相國方視浙學愛賞殊才君將

以句股應科試試前一月遽疾歿年僅十九詩文稿哀然成
帙喪事縱縱不知湮沒於誰手矣其時藝散見各選本中詩
句爲友人傳誦者五言如松撐山骨健雲盪酒杯寬炊烟雲
外直霧日水中清星照雲無夢風吹月有痕花影如狂客燈
前徑上牀舟行云遠岸團團磨晴波滴滴金七言如七縱七
擒沈海日三眠三起受風花鳥聲互認東西眷花影分眠上
下牀花影比花還斌媚酒人與酒共和平風欹弱柳大垂手
雨曳嬌花小比肩魚霞萬幅書天問犀炬三千照水嬉詩緣
刻意翻多悔人到無情便是仙長橋宛宛天投蜺急溜渾渾
地起蛟綠鵝是亦多言矣黑蝶猶能爲鬼乎春風吹苻參差
菜汨蠟開蓮傾刻花咏紅葉云秋士醉餘顏更瘦美人老去

意猶濃哭友云從此長辭天黯慘於何聞過夢模糊贈新婚
云解與多情駐遙夜會稽雞勝汝南雞詠電云人生那得終
朝笑玉女天邊亦偶然皆風趣可挹而蓮開頃刻人以爲詩
讖焉道光辛丑冬增附詩巢栗主余以蓮坡諮之同人咸曰
此君歿四十餘年名彰彰於鄉尙與笠舫並稱也妙才短命
士林憐慕自有同情附巢遂定君無子婦施守節早逝已
旌君墓在平水阮溪婦合附啟穴螿滿壘其中因改卜旁壤
而遷之余親拾其遺蛻爲易棺斂而敗樁餘泥仍封納於故
墳不使血齒之歸於土者有所散棄焉

文仲居士小傳

為蕭山蔡陸士題小像

文仲居士者春秋時臧文仲之館客也不知何地人亦不詳其姓氏人見其居文仲之居因以文仲居士稱之居士常太息曰雞鳴狗盜倘不以孟嘗君門客傳後世必曰是何雞狗吾幸遇文仲不然積毀銷骨矣居士自言生五千餘歲當神禹治水時負青泥以從上洪範九疇之書於禹禹用其書湮淙洞敘彝倫卽位思居士功詔荊州牧於九江物色之居士無宦情逃之蔡隱焉學服氣於東王公得不死術時托尸解與世幻詭適河伯之所道於魯臧大夫與之語說之賦緇衣之三章留而館之居士時而志在高山大夫為圖三十六洞天令臥游焉時而志在流水大夫復殫十日力為畫一水藻

苻交橫彷彿乘星槎浮南漢居士安之若伯牙遇鍾期矣大
夫歿居士待臧氏後甚忠不肯欺一言大夫之孫孺子容者
童蒙也再三瀆居士居士厭之復歸於蔡築室西河之上西
河之鄙人莫知其爲臧氏舊客疑之曰是文仲者其籍隸文
諸生而屢試前列者乎其以齒行居二而稱仲者乎居士笑
而不答西河之薦紳學士得異書惟居士正之以古今法書
名畫求鑑者居士不厭也曰是特吾餘技耳人鮮重其瞳吾
獨六其眸吾上窮天蒼蒼下察地茫茫中橫睨夫四方西河
之上因其尊爲六視先生云性愛蓮與藤興之所之與赤鯁
公泛綠波尋蓮子卜巢於東西南北恣相嬉娛暮則溯天池
而歸訪常山君於青藤之下曰吾與常山同稟元武之精方

以類聚矣所居數楹僅蔽風雨顏其額一曰供蓮一曰拜藤
居士住世久爲仙爲人爲物怪莫得而測也然自漢以來迄
於唐宋賢士大夫多慕其名者陸甫里王梅溪尤章章也其
游屐所至巖壑生色東武之山嘉魚之湖長沙之塘成都之
城皆以居士得名通侯之金印隱士之藜牀得居士一顧爲
重下至市肆所列借居士品題長聲價者如屏如楹如筒如
袋累累皆是也一日居士飲大醉與其友莊生汨沒泥雨中
折大荷葉遮頭亟走有教坊人飲餽子亦醉見居士於塗歸
而慕之製巾相倣倣居士不知也忌者因以流言加居士人
爲扼腕不平居士曰何傷乎莊生知我矣莊生得老子之道
呼之爲馬者應之以馬呼之爲牛者應之以牛吾亦愛東坡

之言證我爲鼈者應之以鼈證我爲蛇者應之以蛇其滑稽
翫世如此方居士館臧氏喜弄狡獪如淮南八公反老爲少
脣無寸髭大夫老矣每問道必磬折再拜魯人以為美談或
繪爲圖像傳世間漢時東方曼倩善諧見而題其上曰咄玉
靈子口無毛七十鑽聲警警臧大夫尻益高居士後有悟於
佛書以無有爲有復以居舍上靈著筮之得山火賁曰賁內
卦爲離吾本命也致飾之道先賁其鬚遂鬢鬢然與世所傳
畫像異矣

論曰子輿氏有言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居士亦然故皆
以賢見重於臧孫使居士恥泥中之辱去其傲骨挾策干時
可與威鳳祥麟相先後矣廼汗下其身而不悔者何也彼平
耳
生風調自當凌雲一笑視其身直寄焉以聽不知已者詬厲

陽川孫氏雙節傳

聞之詩矣。樛木以逮下爲仁，柏舟以靡他爲義。二者皆婦德，孰爲難？則將曰：樛木順境也，柏舟逆境也。處逆難處，順易然。如吾越禮教名區，貞嫠膺綽楔者，歲以百計，其有續孤延祀，尤功於所天而余所聞見戚黨或歸咎其螺贏之負，由乎螽羽之不早圖，夫意外之虞豈盛年所及料？在旁觀誠責備太深而鬚而慟者亦不免自悔，則謂樛木之仁難於柏舟之義，其亦可也。若小星能明大義，淑慎其身以交勗先君之思者，更不易覯。乃今得之陽川孫氏雙節，然仁雖至而遇自屯，義交盡而命益蹇。詩所云：不諒人只者，真在穹穹蒼蒼之表，是可慨已。雙節者，太學生孫浦還公之淑配葉太君及其副室。

陳少君也當葉太君之歸太學公也年甫十九琴瑟甚調顧自以三姪三女結褵未久力請於舅姑爲太學公置筵卽陳少君也少君果舉一雄陽川人爭頌嫡之賢天所以祐孫氏旣而葉太君身疊產兩男向之頌賢者謹稱天理不誣太君將受福未艾矣迺亡何而太學公遽赴玉樓是爲乾隆甲午太君方三十有一少君纔二十有三兩母痛不欲生顧念諸雛在抱忍死飲泣交育藐孤向之頌且謹者尙私揣天鑒苦貞孫氏之鍾慶者有在不一載三孤盡殤又喪一女於是兩母號擗呼天陽川人咸揮泪嘆爲天道無知時則太公在堂亟以他孫名遂者嗣太學公而憐陳少君之少也間有以諭之少君涕泣對曰失子天所爲失節人所爲敢重遺地下恫

乎願依嫡以終有死無二兩母爰持齋禮佛撫嗣子遂成立有聞嫁二女於名族長適胡承霖次適吾友胡孝廉潮故兩母操行煦耳熟焉葉太君守志四十六年而歿陳少君守志四十一年而歿今道光庚寅遂歿亦四載矣遂之子某盛夏蕭衣冠手狀來乞家傳會孫廣文步康之室莫孺人方逝士林多賦挽詩述其賢其初之艱嗣而盛年置筵也與置筵後之嫡庶各生男也罔弗同而莫孺人育四丈夫子偕老七旬天之報施優絀迥異客有並舉以相難者煦曰天道其神乎使天盡爽其報人將玩天使天盡券其報人將邀天天可玩則愚頑曷警矣天可邀則誠僞曷分矣惟成敗利鈍之天非可逆覩而賢者無所勸而爲善祇以自慊其心如葉太君之

續孤延祀雖不爲莫孺人可以無悔也是故樛木之仁葉太君與莫孺人一也然而葉太君罹憫凶也尤足以風世也猶之柏舟之義葉太君與陳少君一也然而陳少君非伉儷也尤足以風世也兩母與太學公合窆會稽白塔之原太學諱連珠徵君璞巖先生其弟也嗣子遂卽徵君季子先是嘉慶戊午遂及兩母之在也遵旌格以偕請於朝建雙節坊於寶盆堰陽川人語以爲榮焉

童氏兩世節母傳

方辛壬夷氛之熾也越人倥傯竄匿之不暇有童君錦章者獨以其兩世節孝狀乞余作傳余矜其孝思諾之而以疾久未屬稿今夏童君素冠鞵來復申前請乃知其母夫人已逝余愧謝曰吾無以慰乃慈於生前矣敢復稽諸賁乎按狀童氏世居會稽富盛鄉有宗儒者家不中貲而好行周卹一時以善人目之忽言當爲神於孫斷村無疾危坐而逝妻周氏年甫二十四生子泰全未滿月也周養姑育子娶媳生孫卽錦章也泰全復以咯血亡妻朱氏年甫二十自宗儒歿後期功親輒欺凌之至是家盡落百端誘朱改適朱以死誓遂坐視其無以度日也售衣飾旣罄乃爲隣舍短傭凡打稻糞穀

磨麥舂米以弱女任健男子事晨炊侍姑食已卽出門晚以傭錢糴米歸爲明日糧如是者七載鳩形鵠面無復人狀其母見而憐之呼歸同居朱辭曰姑豈可一日離我哉母無子家亦窘然以憐女故廼命奉姑挈子以往均其飽饑周晚病鶴膝風坐臥病苦朱扶持抑搔晝夜不離側病數年而歿隆冬積雪泣走告親族不能得一錢殮殯皆賴其母後十八年母歿則錦章已成立喪祭俱外孫承之道光丙戌當事以姑媳完貞請旌於朝予坊匾如格時朱年六十有二移居郡城膝下有三孫矣先是泰全及周葬皆有闕錦堂爲母營壽藏於萬戶村蛇腮山因奉祖母與父柩同窆窆焉周守節二十九年歿年五十有二朱守節五十八年歿年七十有七三

孫大坤大圻大均朱及身見其三孫俱娶婦歿時曾孫元醇已四齡歿之旬餘又舉一曾孫名元禮

杜煦曰越震於其隣勢將胥溺而幸免焉淺見者謂巖壑邃阻夷未敢窺不知由俗敦廉恥婦女多節行彼蒼默有以憫佑之也如童氏兩世節孝章章矣獨宗儒爲神事頗怪昔柳子厚神於羅池昌黎作碑以實之見譏前史然余詢諸孫斲村人僉謂不誣噫異哉宗儒歿之夕隣人小舟罾泥岸有攜燈過者曰此行雖樂奈老母何音則宗儒也意宗儒有遠行俄而哭聲自其家出廼大駭閱數日孫斲村社廟廟祝至富盛鄉問此地有童宗儒乎答以新歿瞿然曰吾三夕連夢是人自道姓名云社神召我來福此村氓當塑我侍社神側今

果有其人矣訪其家家人告以臨歿言復相合乃歸肖厥像
孫斲人禱者應如響巨蠟如椽牲醴沓至衆爲琢石几於像
前一書生乘醉誚之曰社神燭熒熒爾何大光明社神案寂
寂爾何紛酒炙語畢几忽中斷如劈衆尤奇焉掖醉生出而
彌煥其几謂神必懲醉生也然竟無恙余昔讀羅池碑嘗疑
子厚英靈在柳何至計較一醉人而昌黎顧稱述之毋乃肩
山氏所云韓子亦隘人耶今宗儒中斷其石几以示靈而不
降罰於醉生以存厚其爲神也宜哉

斯母姚太君家傳

代

在易坤之道以萬物資生爲至人誤會於坤爲吝嗇之義遂
謂婦人見小不足責不知嗇在一身而厚德以載物故能宜
其室家宜其家人至雞鳴昧旦之詩且雜佩贈遺以相夫之
交誼俗之敝也婦孝之衰多由於小姑小郎之隙而姑嫂積
嫌尤甚則皆因奩贈致之蓋有以不順於舅姑不和於室人
而始當於夫者矣若戚友緩急叩門昔人所譏以親爲解者
今且公然以婦言爲解解之者不慚也聽之者亦不駭也以
是爲坤之吝嗇應爾也噫可嘅也已暨陽斯君雲臺述其祖
母姚太君之懿行余聞之躍然曰是足以端婦教而式頽風
矣雲臺之言曰吾曾大母之卽世也家方中落叔祖一祖姑

五俱在髫年太君撫愛備至佐大父治婚嫁配悉名門而太君子歸奩貲爲之罄盡迨吾父棄舉業幕游研俸稍厚大父喜施濟太君事事贊成卽遇匱乏時亦必典質立予以是戚黨鮮啼饑號寒者蓋太君之一身處約處泰終始明大義如此雲臺又言太君父兼三公名諸生太君幼嫻父訓來歸甫十七事高堂卽以孝聞舅晚年多疾太君侍湯藥非親嘗不進也斯君兄弟童年就傅太君必諄諄以古訓是勗也其處娣姒以睦馭婢僕以寬累累數百言在他人皆足垂爲家訓而於太君則猶爲淺者故不詳著太君歿於嘉慶己巳甲子僅一周年不償其德而雲臺兄弟迄今述祖母慈訓尙涕泣不忘坤初六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吾於斯氏卜之矣

周氏節烈合傳

有周君思秀者肅衣冠介沈君霞西來謁曰某胞兄思元出繼爲世父後念所繼母矢志二十八年而歿也旣旌於

朝欲乞文以載於家乘疾弗獲造請令某持狀來叩其家世則故明殉難周文忠公族裔也延之賓座按狀而詳詢之節母張氏桑瀆村張斌文女年二十歸周君尊文伉儷三載而尊文歿母長齋苦守紡績度日者十餘年迨夫弟午亭行商家稍裕同居合爨母勤儉持家積勞成瘵年僅五旬而逝歿於嘉慶己卯旌於道光庚寅建坊於祖居之周橋午亭君名某卽思元本生父也當尊文之始歿也無嗣無食羣欲奪母志母以死拒姑又嚴厲母茹荼飲檠不稍悔厥心午亭感

泣曰我得首子卽以繼兄是歲果舉一男離乳歸母撫育數月而殤母慟曰我命如是乎午亭曰此孩命也非嫂咎也再得男仍以繼已而復舉男復育於母不兩載復殤母大慟曰果我命乎而殃及孩乎午亭慰嫂如初閱數載思元始生午亭踐前諾母謂此兒倘天生無顏見叔卽死亦無顏見夫日夜憂慮迄思元娶妻生子始釋於懷而瘵不可療矣思秀言之貌甚感余悲節母當日所遭夫人交厄憫之者獨一夫弟耳其艱辛百折思元狀未詳之非詢思秀無從知而揣思秀之貌以度其情若猶未敢盡詳之也節母歿將舟載思秀以姪述伯母之節尙戚戚其容則節母之苦可知矣沈君霞西曰周族又有烈婦俞氏者與浦村人適周橋周企湯子延桐

延桐文戰屢不利生一子煥庭卽爲養親計就幕於黔道光戊子延桐歿於黔凶問至舉家哭氏闔戶自經衆以哭不覺也及抉柩解懸已無及矣余曰文忠公族固宜有是節是烈者甲申十九忠臣中倪文正攀髯最先而文忠獨遲之兩日其遲也將有爲也倘獲跳而南則金陵閩粵當如張節母之一繼再繼三繼矣身旣莫能脫則決以殉爲俞烈婦之自經文忠苦心雖千秋可白也忠在國史則易顯節烈在家乘則易隱節烈之後知表章尙可邀旌典而事亦得詳若表章無人則旌典旣無由加事亦僅傳大槩又以歎思元昆季之賢孝足顯母節於勿諼也而余得因節母之節併聞烈婦之烈爲合傳以質霞西庶附名於文忠公宗譜中亦幸甚矣

鈕節母諸太孺人家傳

或問於煦曰諺有之貧義夫富節婦言乎境使然也巴寡婦
清秦皇何所取而築臺禮之史公何所重而列傳登之煦答
曰子不讀易乎文言言地道而及臣道妻道也曰无成而代
有終也象辭无成有終文言特增以代之一字夫代之大者
莫若受遺以臣道言伊周後惟博陸武鄉足當斯語耳否則
卽不必爲莽懿第如司馬道子之於東晉慕容評之於前燕
危亡立見國家安賴此人妻道亦然名實大背者莽懿類也
斯固不屑道果其矢靡他撫孤藐貧者苦無依倚而已富則
遺業隆焉宵小伺之百計欺凌主進之乾沒隸農之玩吞僧
尼福田之易誘親隣欲壑之難填戈矛伏於家庭鬼蜮極於

盜賊丸熊之苦奪以聲色之甘晝荻之勤咻以飲博之佚堂
構終傾含恨入地者比比也則夫一木支大厦一髮繫千鈞
謂非巾幗中之子孟孔明乎而何疑於丹穴之鰥清臺之築
乎問者廼服吾友鈕君雲莊生七年而失乾蔭母諸太孺人
以育以教至於成立雲莊嘗屬書太孺人墓屏泣告煦曰吾
父亦純公以嫡配陸太君艱嗣息也置筵五而舉丈夫子十
一人簣與弟珂爲同母母世五雲鄉農家吾父聞母賢有至
性聘納焉母年二十有八而吾父歿遺產三千餘畝昆弟分
之簣上有七兄各立門戶母度洪識卓勤儉持家老而傳於
簣珂也產倍其昔其歿也戚黨頌德無間言守節四十六年
雖邀旌典以光門閭所以勸躬裕後可顯白者勤耳儉耳若

度之洪識之卓颯縷陳之則懼非母意矣煦於是欽太孺人
之賢而益信雲莊之孝能曲體太孺人之心也煦未識雲莊
時人多稱其孝者太孺人粹嬰暑疾雲莊方有事武林聞報
立返西陵驛值大差無船可雇不及待夜航徒步走烈日中
百餘十里歸而醫已束手雲莊跪禱北斗七晝夜太孺人恍
若有清風扇體者而疾已瘳自與雲莊交乃知人所稱者猶
疏節耳其馴習於太孺人之教者深故能曲體太孺人之心
夙興夜寐無忝所生本忠厚以成其福祿而太孺人以義方
代亦純公者乃克有終矣因思巴婦以財自衛亦不僅衛其
身如江永漢廣不可方泳已也必其度之洪識之卓足以衛
內憂足以衛外患方足以當生前築臺之禮方足以致身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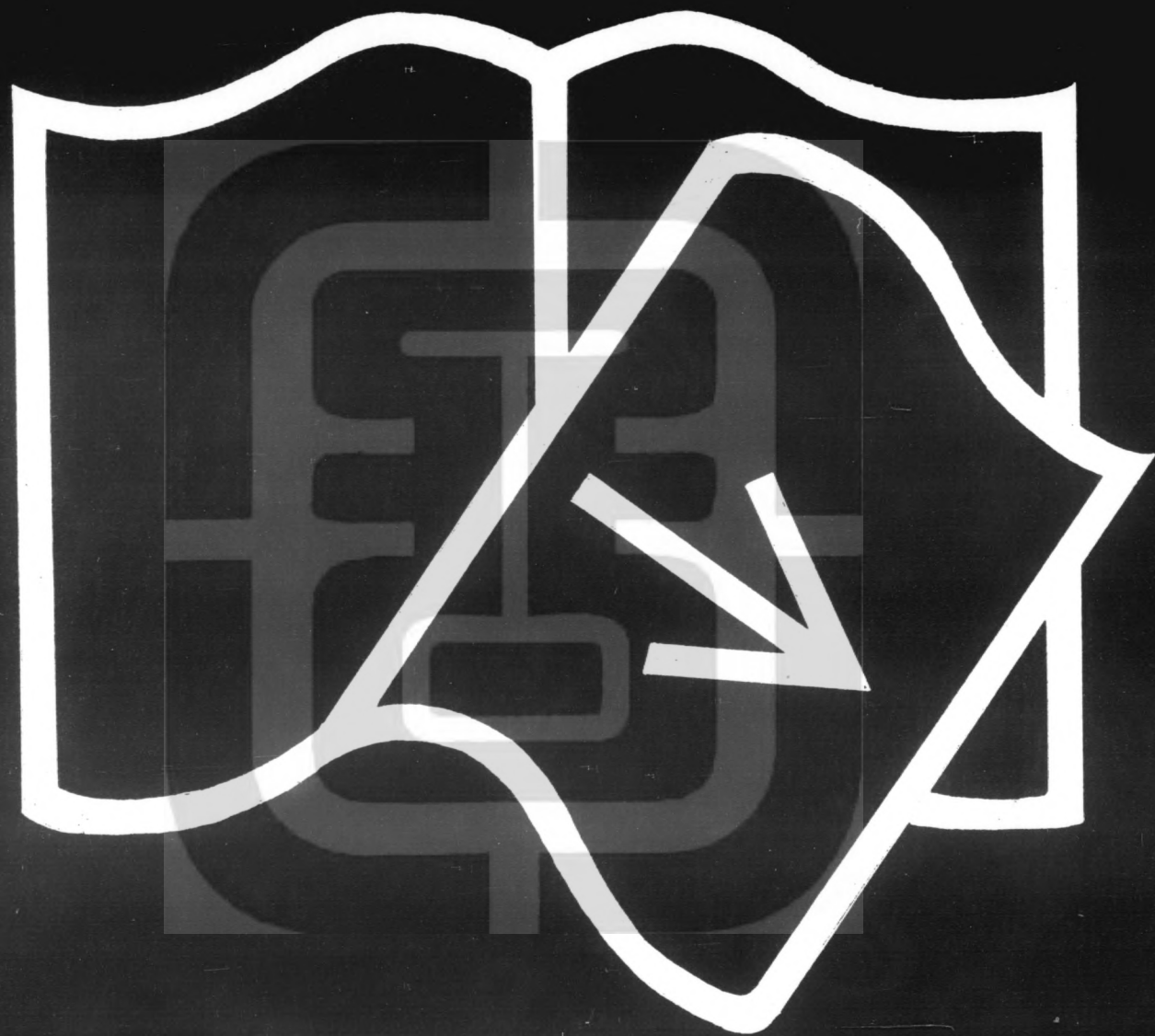
列傳之登彼諺所云者直小夫之知委巷之談耳豈識无成
有終之易道乎哉太孺人享年七十有六孫曾林立歿於道
光旌於雲莊有弟二人庶母樊出樊亦撫孤
恢業守節膺旌里中稱鈕氏雙節云

適陳氏伯姊宜家傳

江橋陳氏與余家爲世姻自從祖姑歸明經景徽公世父伯
兄皆娶於陳從兄亦娶焉而伯姊復適陳姊夫司馬君卽明
經公孫長於姊兩歲又獨子故姊年及笄遽迎娶焉時司馬
父司理篤庵公方自江橋徙東光新居與余家同坊里先君
子及前妣俞恭人愛憐甚日使人數覘之則端莊恭謹宗黨
咸嘖嘖歎羨司馬胞姊九姑卽歸予從兄者夫婦成怨偶父
母逐之歸至相絕長齋奉佛終其身姊篤愛如親姊妹然不
以舅姑存歿異也煦幼時候姊姊常在九姑誦經室簷下香
椽一樹同摘實置余懷懷恒滿九姑每向婢媪述姊孝蓋司
理公失偶後老疾臥牀姊親侍湯藥數年如一日有人情所

難者姊夫豪邁廣交游施予慷慨姊與同心絕無吝撓陳氏
向有卹族義田姊夫於近支加意周撫擇其才者飲食教誨
多所成就亦姊贊成之然素性方嚴惡流俗行而姊夫有太
邱道廣之風卽雜賓厠門不甚峻拒長甥導娶婦邑舊家子
有以笙歌結侶徵逐酒食者中座唱蝶詞姊固不快由屏風
內入於室旣效伶人送子奏樂進新婦房轉入姊內寢姊勃
然變色立呼婢媼駢出因痛詈其生平不肖事各掩面竄逸
聞者快焉雅重文學士司馬官江南延姑蘇陸孝廉課子其
僕舞弊而遁僕固陸所愛者幕中人謂陸與聞司馬發怒曰
彼雖西席實部民耳檄元和令訊之令遽以牒攝孝廉姊知
而駭曰先生安可辱耶亟令戚馮某之令所兼慰孝廉出簪

珥質白金酬孝廉以歲修全數司馬不知也司馬雖閑曹姊
夫頗爲上游器識鞅掌賢勞甫五十齒盡脫矣姊力勸賦遂
初丁卯秋引疾歸歸不三載而歿戊寅春姊偶示小疾卽邀
族戚爲四子析產爨時冢子早逝冢婦周固請少緩俟周甲
稱觴後不許甫一載次男爲其友戴甲牽累傾產幾盡耽耽
者不能及其弟姪姊遇事知幾多如是六旬外得偏廢疾臥
起需扶持舌亦患蹇然能自寬攝女甥適羅時歸奉侍女甥
之女適賀亦舉子矣中外孫曾數十人含飴娛弄無間昕夕
入幼學者傍晚爭呈仿書對本俟賞獎應郡邑試及赴書院
課者以前列告輒爲加一餐己丑女甥子羅慶蘭游庠踰年
庚寅次甥子寶椿繼之姊喜溢眉宇若自忘其所苦也憶先



P7-8

君子在日恒語煦曰汝曹兄弟姊妹六人大姊至性爲第一其視親疾痛疴癢如在身而恨不得身代也遇一味之甘必先以奉親是宜享遐齡膺晚福今去先君子歿已卅餘年矣以常情論席豐履厚珈翟章身壽逾古稀孫曾林立先君子之言亦驗矣而煦感姊之孝傷姊致疾之由常懷搔首問天之隱痛近授幼孫左氏傳忽悟考叔純孝石碣純臣蒼蒼報施自古有不可解者而於姊奚憾焉姊生於乾隆庚辰十一月十五日歿於道光辛卯八月二十四日歿時無他疾秋分前卽如倦而甘寢者張目問寶椿慶蘭省試回來乎逮屬續寶椿等猶得歸侍七八日丙申歲陳氏修族乘季甥汶以余習於姊也乞作家傳寒夜挑燈書此貽之以示其後人

於會稽方村之原子三世德錫奎世培世培早卒女子子五孫四長銓世德兄出次保恩守恩紹恩孫女六均錫奎兄出曾孫二馨蔭曾孫女一均保恩出

叢陽七弟小傳

弟名春生字子湘號二薌其行第則同堂兄弟居七云晚更字曰禾子以於同父爲季也更號曰叢陽人問之曰吾居在叢之陽耳其心香則隱奉王劉兩前喆也自幼器宇凝秀不苟笑言甫就傅卽手不釋卷風雨寒暑疾病疴癢惟書冊是親先子常曰是兒抱病一回學力進一步丙寅偕叔子游庠次年偕余領鄉薦踰冠僅二齡耳余自戊辰己巳後以貞疾謝計車弟則辛未甲戌丁丑皆與試薦卷四次書藝外經策闈中尤激賞決爲博雅士然終不遇都中人海鶩名者如市弟性落落語及溫卷輒掩耳卽受知房考僅戊辰一謁謝太史學崇餘俱不面也叔子天逝弟決意承歡北堂庚辰母恭

人強之行歸而自笑曰吾問卜於神籤語一舉成名神亦善
謔哉循例得官部主事不肯就分發曰吾博封典榮親耳豈
以貲郎自苦乎弟先後侍親疾至性過人嘗藥封股猶其淺
者遭叔子喪夢中恒擗擗哭而寤余奉母恭人命續增父祖
兩世義田與弟協力成之規條多弟所手定然遇施卹必請
命於余若忘身之共成其事者至使受者亦惟德余而若不
知有弟余嘗語兒姪輩曰吾遜汝季父甚多此一端尤超然
難及也近年越中多義舉嬰堂聞務藥局義倉弟從無吝色
庚辛之交夷氛突熾三江瀝海爲郡北門衆患鎖鑰易疎弟
與魯君鄭松立談卽器重之曰海濱防堵須賴此人厥後募
漁船招土勇窒瑕杜隙三破其測水之奸者果魯君力居多

性無他嗜惟酷好置書足跡所至書賈麈集尤耽金石爲先
人相地至跳山觀摩崖有建初年隸定爲東漢時喜出望外
遂著越中金石記一書按圖經諮堊老山寒谷幽披榛踐虺
挾善濡搨人張姓窮年揆剔在家則壁上繩終日懸碑審
視參稽博攷各碑俱辨証詳明歷十載始成編分輯存待訪
兩目爲海內談金石者所共許焉山氓有妄傳秦碑尙在鷺
鼻山巔者余謂焚書虐報野火已燔放翁詩足證弟曰岫嶼
碑道人獨見晦翁謂昌黎傳聞之誤嘉定中蜀士果得而刻
於夔安知無神物護持耶急令搨碑者持乾糗冒岨險求之
遍索無踪而後已其癖可想也又以餘暇成刻中古磚錄候
星纂要等書復輯訂祁忠惠公遺集劉子全書續編今惟金

石記忠惠集行世餘未竣事弟體素充腴五旬外得肝疾頓
羸瘦癸卯八月下旬午榻執卷觀帽墜俯拾之忽暈仆家人
急扶起踰刻醒猶以余方痢劇囑勿告知自後醫治雖瘥胃
氣大減養病靜室聲息日低余又年來患曠往視弟疾問答
兩不能多悲夫弟兄緣易盡未及永訣而語笑已寥寥矣豈
不痛哉弟生於乾隆丙午二月二十七日歿於道光乙巳四
月九日僅得周甲子弟歿而同祖八人存者獨余耳余行第
三諸弟少於余而皆先余逝余獨何心久居人世耶弟元配
陳氏河南陳州知府陳公於禮女無子未三旬卽爲弟置簪
長子寶薰庠生側張氏出次子暉國子典簿一女未字俱側
雷氏出

朝議大夫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東城秋漁沈君墓

表代

君諱鵬字古鳳號秋漁河南祥符籍人山陰其祖居霞川其
故里也乾隆間君從父別駕公諱龍光者宦中州有惠政民
皆頌德蘇和仲之倅杭族盡依仁荀文若之遷冀謝守則越
甌通貫溫公亦陝洛俱鄉客土蕃其寄生樂郊本乎遺愛焉
君之幼也三歲失怙千里移家關津識孤寡之船冰雪寫婦
姑之照鵲絃交響燕壘初營重慈之憐愍孫呼名百藥家督
之哀鞠子請業九師遂乃白眉標第五之良黃童擅無雙之
譽夢搏風而直上身入月而能飛鳳慧青箱仙官碧落丰儀
文采見者傾心嘉慶庚午充祥符博士弟子員癸酉選拔貢

生朝試授盧氏縣教諭賈誼舉秀才未臻弱冠戴憑奪重
席正在妙年而乃甫泣鱸堂粹悲魚索椿蔭旣摧乎孩襍首
齋復阻其安輿日欲挽而無由風乍吹而卽倒王臻追服孟
獻加人宗黨重之外除攝鐸沈邱旋膺壬午鄉薦萃咏襄城
之野桂馨具茨之山聽霓裳於造字臺南輝瑄朗於聚星里
畔瞻嵩嶽者僉詡三花之挺秀登會稽者仍誇萬壑之鍾靈
焉一枝瓊樹匹馬金臺以洛中之翩翩爲京師之楚楚衣冠
望風而延譽英彥捧手而測交鸞翮尙垂鴻儀已耀於是魯
恭性友惟欲就弟之名張秀才高何礙滅兄之產伯氏松坪
先生爲援酌增常例報捐員外郎籤掣兵部車駕司行走蘭
墀待漏粉署吟詩澹如者崔晦叔之清標沛然者畢存之之

遠識雖致身於烏位彌粹掌乎雞窗遂中道光乙未進士奉
旨以本部員外郎卽補董相據經射策而人知繁露之功馬
卿仍宦爲郎而世重凌雲之賦矣補武選司員外轉車駕司
郎中戊戌考取御史記名己亥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旋掌本
道印斯時也神羊瑞世秋隼乘風家傳修竹之彈文俗艷脆
梨之美職而君朱繩矢直白簡審幾不矯激以沽名不詭隨
以徇衆伉宗之飲醇酒心豈忘時兒寬之說尙書事惟師古
非不霜稜糾墨鐵柱懲邪而李珣恥搏擊爲能陽嶠詎抨彈
是樂直將讜言毅色長策遠圖響革飛鴉氣馴狂象上江統
徙戎之論畫文淵聚米之山唾手而制蘇毗攻心而朝柳葉
無如梅摯純誠方思言事柳調弱體苦不禁風辛丑奉

命巡視東城積勞成疾量泉秤藥友盡名流爪幕揲荒醫俱
聖手壽骨偏慳於文本天根獨斬於公明然而孔坦徹懸尙
籌安國呂誨易簣惟切憂公詢家事而無言念伯兄而隕涕
謂畢生教育虛成黃甲之名冀百歲浮休同聽青山之雨鳴
呼可哀也已君生於乾隆癸丑四月十七日歿於道光壬寅
五月二日馬賓王之鳶肩火色竟阨五旬沈亞之之水佩月
襟宜歸三島而余也新豐逆旅猶思識面之年清唱小數忽
作招魂之地能無薤悲朝露笛愴寒冰也哉君歷署京畿道
御史兵科給事中稽察本裕儲濟兩倉事務充己亥順天內
監試庚子會試繙繹監試傳緘悉停檟楚克整神京唐邕獨
練軍書遂兼仙掖元理不差於倉鼠隸首難惑以弧鴻踵前

芬者鳳味堂中搜奇字者龍龕鏡外蓋一物不知引爲己恥
亦五官並瘁夢與神辭况復哀逝文多孔懷情慘月恒嗟乎
鏡缺星屢絕其珠聯伯魚三娶神山慣值毘嵐瑯琊五之絃
軫雙摧靈帳聞樂拊心於婦艷聽禽酸鼻於哥行憂能傷人
淚長洗面斯又吳質因之善病崔駟遂以損年者矣祖諱賚
基考諱寅江南巡檢 贈馳如君階祖妣顧氏前 旌節孝
妣張氏恪於年例未 旌今皆 贈恭人元配胡氏繼配吳
氏陶氏俱先君卒丈夫子四廷琳廷相廷琛廷琛廷相出繼
仲兄後女子子三長字同里何四川學政侍講學士裕承子
次字餘姚張內閣侍讀學士福壘子幼字同里施河南候補
知府熙子與燕國姻者知爲門甲得祝氏女者決其位高公

房學道乘雲雖別婿鄉元獻知人異日可徵甥館焉孫一文
勲以道光癸卯冬與三夫人合窆於山陰荔渚山麓龍池湖
田穴去伯氏松坪先生生壙僅里許成君志也嗚呼庚龍五
夜長守鐵燈遠近之光丁鶴千春不殊陸氏東西之屋銘曰
維越望族有沈二肅自宋繁昌明政中豐各殫蹇蓋青霞梅
岡公系忠肅青霞合族儷葉駢房幸際姚祁接武龍夔賡歌
拜颺諫草雖焚哀其遺芬尙盈一箱志長日短百年方半神
與雲翔越汴渡河心繫鯨波睠戀故鄉有谷曰棣有渚曰荔
窀穸允藏言念伯氏壽藏尺咫千載相望感彼脊令宵風飛
鳴六峯中央

晉階奉直大夫候銓州司馬可廬孫君穿中柱文

昔延叔堅之論仁孝也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
爲先二致同源總率百行然有純體之者有偏體之者若陽
川孫君可廬承先志以爲善於鄉其臨歿也猶命增修先人
所築狹獠湖備塘語不及私或宜在仁孝純體之列歟君諱
選字保衡可廬其號世居山陰之陽川嘉慶初元薦舉孝廉
方正而以疾力辭者君之考璞巖公諱連玉者也璞巖公之
考爲勉齋公諱毓敏兩世俱以義行旌於 朝載郡邑志君
自幼卽襄璞巖公於宗祠左建春山義塾於郡城寶珠橋畔
建春山試寓於陽川守中庵前建路亭於狹獠湖築備塘璞
巖公才之命理鹽筴經畫裕如辛酉璞巖公捐館伯兄篁廬

君已先卒君事仲兄撫弟姪內外雍雍以儉律身以寬涉世家業益起君乃益以繼述自勵璞巖公舊置宗祠義田數百畝鰥寡孤獨有月糧殮有槨瘞有冢塾有修有餼君悉心經理復慮族人遠居者不能徧入春山塾也就社廟左闢養正齋延師廸蒙幼慮陽川人往來者不盡由守中庵前也就社廟水閣下構路亭施茶燭如庵前所增置義田又壹百畝狹狹湖濱天濟橋燈閣傾圯亟捐修之皆獨任無旁貸其與人爲善者如郡城育嬰堂蕭邑養育堂虞邑百官江義渡或助貲千金或捐常稔田若干誦義者謂與璞巖公葺山龍山兩書院膏火田同爲美舉而君尙自愧規模狹隘於先人什不遺一也其於姻戚之貧者爲營嫁娶置祀田其於族之俊

尤加意噓植以勗來者故歿後善人之目百喙同聲而吾以爲淺之乎論君也君本明發之懷成愷悌之舉其一生耳目所營度晝夜所圖維惟義方是遵惟式穀是似非邀福非好名志立於早年心用於熟徑卽至彌留易簣尙念備塘肫乎仁意之無窮也藹乎孝思之不匱也區區鄉里之稱曾何足爲君輕重哉余未識君時亡弟菊生嘗赴試武林冒雨渡錢江見一瓊笠衣褐製者貌甚偉廣顙豐頤叩知君並輿舟中談古今議論瀾翻若與江濤滾滾相激發歸家語余諸葛君所謂菰蘆中磊落奇偉人殆如是也後遇君於清水閘陳氏兩家兒子陳氏僚婿於君爲姻家然君長余十年余敬慕君以兄事之去歲上元前數日君飯於余隣薛氏因過訪余語

爲善之樂至日晏始別去今春哭君之喪適周歲追憶笑言
悵惘者累日自惋失一師資嗣子慶甫踰冠見義勇爲卓犖
有父風將以某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其來徵辭也并索余
祖父兩世義田條款將持歸與其先世遺規參酌而附益之
其勤於繼述又如此君生於乾隆己丑四月初三日卒於道
光丙戌十二月二十七日不屆周甲之期者尙二年嗚呼天
之報施君者蓋不在眉壽而在有後也夫銘曰
父有令名子不可恃苟忝所生速謗叢訾潤九里兮陽川之
水垂百世兮春山之軌聞君之風兮敦薄而寬鄙彰定論於
蓋棺兮誠不愧爲璞巖先生之子

祭陽明先生文

碧海生曦匪東私暘紫垣建斗匪北私相天生喆人豈爲一
鄉瞻依之篤尤在維桑稽鎮峩峩姚江泱泱鍾毓先生聖學
以昌虎豹九關助正擊璫魑魅百蠻禦侮拯厄先生之清追
蹤首陽三泖始剿八寨終創獨呼蒼兕倏擒天狼先生之任
莘野頡頏猺酋梟獍崩角戎行禁旅貔貅輸忱都堂先生之
和與柳下方金聲玉振神顯用藏宰自一心惟知之良致我
良知此心光光易簣片語抑何琅琅厥初悟道石槲龍場深
宵呼躍如闢洪荒簡易廣大乾坤爲量何忿不懲世界清涼
何慾不窒名利糝糠鍊金足色懸日中央以之立德堯羹舜
牆以之立功風馳雲翔以之立言山高水長彼哉桂萼自儕

魁倉撼樹癡虬當車怒螳惟黃詹事出言有章學三功四星
漢齊芒若胡端敏戲言何傷史臣妄引聞者裂眦俗學陋維
斷港絕潢假無先生一葦誰杭先生於朱實贊實襄神明是
仰罔極難忘志公氣下意重詞詳洪水之喻末流宜防胡執
單辭沸羹蝸蟾三謨俞拂相否相臧三代文質或採或匡鶯
湖鹿洞均是康莊陸學中微通轍引韁此先生心百世彌彰
先生之生雲樓著慶先生之歿洪溪効祥東緋西綠神見闡
廊颶風黑月虎巡寺廂伏波兆吉景純訴殃濤共坡聽劍憑
越將結跣鐵柱蓬頭雲房名更異衲鬚相塵坊奇蹟雖夥至
理本常龍潭之會猗蘭孔芳天泉之宴春風點狂忘老者董
忘仕者梁忘身者冀忘子者黃是皆竝世吹笙鼓簧豈無執

贊宰木已蒼北面有聶證錢證王敢怨生晚三百星霜豈無
聞風遠奉瓣香北學有鹿暨孫暨湯何況居邇巖壑相望揆
覽逢辰祠宇薦觴我事先生如捧茶唐願息黥劓默砭膏肓
先生牖我如啞子楊

祭蕺山先生文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三才爰建人為物靈人心惟危戒始虞
廷證人之社先生聿興曰獨宜慎曰意宜誠以紹洙泗以翼
陽明維此蕺山風雨數楹苔痕遐想屐印猶青先生之容寒
玉同瑩先生之文唳鶴同清少孤依母迺藥迺冰徒步從師

四首一字似宜偏右

幾盲遂成偉器彌求友聲切磋梁溪砥礪魏丁卅年簪
笏五載觚棱一蹇恒馳三黜為氓責難陳善批鱗弗驚難進
易退銷骨無曹里居講學姚江是承破迷烈耀起寐震霆推
許良知厥論最精拯球末流厥力尤勅白馬巖禪徐麾以肱
白鹿洞規仍銘諸膺載誦人譜義炳日星人而非人言語猩
鸚為梟為鴟客魏妖蕞為鬼為域崑宣黨偵彪兒狗子崔臭

祭蕺山先生文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三才爰建人爲物靈人心惟危戒始虞
廷證人之社先生聿興曰獨宜慎曰意宜誠以紹洙泗以翼
陽明維此蕺山風雨數楹苔痕遐想屐印猶青先生之容寒
玉同瑩先生之文唳鶴同清少孤依母迺藥迺冰徒步從師
幾蹙幾盲遂成偉器彌求友聲切磋梁溪砥礪魏丁卅年簪
笏五載觚稜一蹇恒馳三黜爲氓責難陳善批鱗弗驚難進
易退銷骨無曹里居講學姚江是承破迷烈耀起寐震霆推
許良知厥論最精拯拯末流厥力尤勅白馬巖禪徐麾以肋
白鹿洞規仍銘諸膺載誦人譜義炳日星人而非人言語猩
鸚爲梟爲鴟客魏妖蕩爲鬼爲域崑宣黨偵彪兒狗子崔臭

卷之二

田腥眇龍狡虎闖誇獻矜饕餮宜興窮奇烏程渾敦貴陽檇
杙懷寧何來許瑚營營青蠅何來朱鑣霍霍蒼鷹先生子身
羣邪射棚手尙思援檠衲宣兵耳不忍聽燕子春燈屢挂厥
冠屢濯厥纓疊山終餒止水早盟君親念重生死事輕准盡
已性惟踐已形遺老絕粒守臣賣城貂裘旣聘壺篚爭迎何
土乾淨壻鄉槃停紫眉猶侍元趾先行不學信國豈慕袁閔
閏逢六月葉抽八莢七尺全歸雙眸不瞑親賢祀會近出劉
昉簣朝雖俎弧旦未觥瞻依桑梓景仰典型謂宜降寅同於
拜庚緬維先生五十之齡知命一賦翔神八瀛遠游屈子思
元張衡柳攬潛華梅摘逋英冀掃魍魎一洗塵冥願竟不遂
騎箕上征想像赤烏逍遙紫庭左倪右祁同躡鳳翎倘迴騰
車倘引虹旌臨睨舊鄉霞蔚雲蒸西裘柏隴下蔣松塋千秋
宅相道墟山傅三遷母訓故里水澄靈峯梁枋裘裒曷勝西
山之薇北渚之蘅辰逢嶽降心切葵傾春風徧吹藪草齊榮
小子狂簡庶荷裁成

沈忠愍公祠祭文

中散厄鍾北海殞粹盲珽光仇藍盧顏崇獬獍並生梟鸞異
類義拄層穹憤盈九地公官錦衣擢由健吏嚴氏貪橫獨公
傲睨關排虎豹鼎圖魑魅天高不聞謫戍邊衛窮塞冤魂風
號雨懟慷慨陳詩益遭忌恚順楷合謀巢卵俱墜白蓮飛誣
碧血慘瘞屹屹雙忠椒山聯幟諤諤同宗梅岡接轡舊祠城
南湮蕪莫記叢嶺烟嵐新宮環翠公在保安酣歌涕泪縛芻
射蒿林檎相次維以教忠豈云作戲惜哉老奸寄食幸斃漳
鞭石尸陵殊閹臂骨鑿霸鬚跪斬敦醜往例難援積恨曷旣
孔雀斷尾未快人意大雞昂然刑以薦饋竊比弇州烹蕃飽
齧駢虹駕麟雲旗遐企一瓣心香千秋浩氣

官祭家正獻公祠文

惟公清介垂型忠誠作弼休休占彙征之吉嶽嶽絕丙降之
私料敵審而疆場常安察吏明而紀綱胥飭秉鈞僅百日相
業卓然致仕未七旬高風邈矣靈爽定懷夫梓里祠堂式煥
於叢山茲屆仲春敢申潔薦秋

官祭劉忠介公祠文

惟公學在證人功歸誠意先覺於後覺任重空桑求仁而得
仁清侔孤竹甘直道以三黜集明儒之大成屹屹巖宮馨香
弗替幽幽講社景仰彌殷履茲仲春敬申涓薦秋

浣溪石氏七賢饗堂文

五色補天媧皇鍊珍一卷附地星精降辰稟姓受氏循吏絕
臣允迪厥道蔚起斯文近稽宗詰師友洛閩遐溯先徽洙泗
斷斷邱侯綴作葦郢之倫如奚增容譬左帶人營邛訛后舛
自龍門薛鄭宰罕傳聞異均援王訂馬釐誤辨紛庶幾永思
水源木根根之深矣搏桑孕暎源之遠矣瀛滄脈崙石溪徂
徠際宋眞仁文正築室明復傳薪南渡越學鼓山首尊阜陵
前席考亭誌竈華文應之武康天民維趙維史賢宰薦聞景
行茂系濟濟多芬心儀七公道式千春如瞻七曜璣衡燦陳
如聞七始鍾呂孔殷一宗宰堵七級可循一族杓魁七星可
捫浣江繞帶泄瀑垂紳載虔榱桷載采藻蘋親賢招爽俯鑒

明禋

祭徐廉峯太史文

嗚呼交期雖在茫茫夜臺視含莫及宵宵天涯酸眸北睇素
旄南來憑棺一慟冀罄厥哀自君之亡徧傷戚友桃李三槐
蔦蘿五柳有客傳言中途停輶相約哭君聖湖左右隻雞斗
酒漬泪以需苦雨連朝君孤遺書隴卜紅簫日筮青鳥扶輪
逝返弗遑踟躕悔不早迎三沙河曲悔不早尋兩高峯麓交
可斷金棺難倚玉畫像懸思愴懷彌酷昔託同心尙未識面
情往興來雲馳風旋甫六錦鱗十一鴈瓊什頻傳珠光成
串余屏宛委臥賦病梨君探瑯環坐照星藜始登粉署旋步
金閨一敢隨驥雲仍憶泥情喜得雙才忘倍十折楊庸唱浣
薇珍襲歎潞文耽石頑米揖每到樽開常期羽翕虎林駐棹

鳳山傳郵一握爲笑乙酉之秋緬懷甲戌縞紵初投良覲之
難歲星已周爲言江心盲風夜崇挾夢偕逃視水作地波濤
忽平蛟龍代騎二僕從焉命付兒戲賀君出險勗余履亨丹
元所宮神鬼交偵同宿北關同游西泠柳洲判袂葭水馳情
自爾迄今四離四聚戊冬乙春余踏北土玉尺指南君來甲
午文酒招邀坎鼓蹲舞姻婭未行長沙門庭君獨撝謙呼我
爲兄十年以長先庚後庚泉塗依序宜我先行胡爲枋鷓猶
栖叢薄胡爲雲鵬竟沒寥廓一坏壓胸奇埋五嶽三泉宅神
才湮萬壑君之志氣出匣干將蘭臺蘊抱柏府伸吭高梧鳴
鳳屈軼神羊汲蕙終恕

堯仁益彰君之詩文在懸韶夏仁人藹言君子安雅緜密雲

行曲折溪瀉意蕊橫飛心花不地氣誼如君鑄金作鼎佩結
青霞諾無虛應施濟如君擲米皆珠袂蒙紫陌惠罔弗孚聞
君彌留翱翔冲漠銀闕題眉青亭稽角合喙齊鳴蘇枯甦涸
百靈改觀羣仙交酢曷不送君歸來玉堂忱傾葵藿運際羲
唐倘假歲月仍任風霜千秋合傳宜朱宜黃君於河汾生死
若一弱孤提攜全家調卹余竭區區爲謀窳窳哀哉青藍同
晨元室瑤編在篋玉樹在庭定闡前光載揚令名偉長文質
孝穆性靈余獨自傷草亡木零方期白首偕訂文史方期素
絃互證山水君捨我去交滿蓉城能無我念躑躅獨行江亭
利海風月未改益社寄園琴尊安在縱令殘年仍尋故轍東
道疇依西州忍入黃山白嶽埋骨何峯吾生幾何有日過從

舜江禹穴未接游蹤靈佾能來相逢夢中

陳玉山姊丈遷葬下龕山公祭文

嗚呼聞傳說之託星辰兮髯蘇返精乎奎芒彼兜率之娛夫
白傅兮雖海龕其弗臧或執丹漆而南行兮或騎從白鳳苴
茅於東方魂升爲昭明兮詰人自有其一定卽莫魄而亦猶
然兮庚龍耿耿以常醒惟太邱之道廣兮仕隱咸濟夫蒼生
猗淑儷之義問兮三黨翕其惠聲相雲鶴之後先兮歸洞天
之清謐噲任坂之沮下兮詎宜千秋而嘉窆侃跡兆於大武
兮鍾膺祉於胎仙喜湖燈之紅引兮由宛委以蟬嫣卜下龕
而龜食兮日維千巖之秀萃也審龍鱗於原溼兮環五雲而
裁仙帔也昔緹軾之先臨兮履茂苑之靈區天平萬笏以翠
拱兮迺范墳之攸居迢移軫於金陵兮後湖漾森夫元武亮

古懷之遙集兮亦憑弔乎郭墓茲蒸蒸而鬱鬱兮或今古其
頡頏雲霞蒸蔚於四顧兮燦玉室與金堂景德星之降慶兮
繫靈源之衍澤青囊印吉於花徑兮桐塢祥徵夫玉尺善愈
積而愈昌兮昊粹增肸以佳城神扶搖而臺般若兮美義門
故實之相仍三命聯耀珠光兮隱三堯之兆瑞湖海何適而
非樓兮泰岱何峯而非桂至人披移賊生兮安知華屋與山
邱霓車風馬歎而上下兮豈戀蛻而潛幽惟孝思之悲莪蔚
兮長攬涕於松楸翔慈鳥之啞啞兮馴仙鹿之呦呦念後進
之仰斗山兮薦漿勺於前修冀心香之一瓣兮庶昭鑒而遲
留

外姑葬翠鳳山代親友公祭文

焯彤史之昭燉兮標百禩而彌芳穆青山之妥神兮鞏千古
而得常惟玉矩之總純兮自金鎖之逢祐紅燈宵引於湖濱
兮白鶴神言於椒岫仰離瑜之耀彩兮緬寶婺之稟精胄五
柳其蟬嫣兮體季蘭於藻誠迨作嬪乎吳興兮實舊姻而新
特羹冰鯉之洗腆兮儀柔鳩之均一升明霞於翟茀兮助化
雨於魚軒拯赤子於墊隘兮黃流奠夫奔渾駭于莫之折鋒
兮憎微雲之滓月勸高舉以鴻冥兮戒爭言於鶴黠挽鹿車
而隱鹿門兮悅戚里之團樂屋霞川以就窄兮胸青湖而比
寬謂萊畚之偕臧兮忽樊牀之不起哀三鳳之並雛兮冀一
夔其足恃果穉幹獨挈雲兮將挺脊而摩穹蒼驂騮佇驥於

霄路兮蓮水先絢乎嫁裳指中州而遐鶩兮尋舊夢其彷彿
既桃漲而署淪兮尙棠誦之路溢顧倚閭之馳情兮難歸林
以返哺班隨子而紀征兮奚必潘閒居而作賦補白華於宵
雅兮娛綵舞於七旬團鶴蓋而刺鴛漿兮匹光榮乎洛濱膺
蔗境之康娛兮庶護暉之熙永况孫枝毓夫鵠鸞兮咫尺天門
而上邠胡二室三花之神舉兮分遺几乎蘭香侶桐栢之玉
女兮躡雲屣於南陽悼玉樹之雙凋兮先後侍乎泉路偉金
翅其獨擘兮霓羽譜於蟾府想哀樂胥達觀兮早綠髓而丹
鍊游化城以逍遙兮豈元室之繫戀迺瓊嶽之星燦兮亦惠
問之川流山靈願獻其吉土兮地媪先待以佳邱峯峩峩而
回環兮溪汨汨而傾漱彼鐵鞋之枉踏兮此芒屨之忽邁筆

玲瓏兮右架洞委宛兮左矚畫柳兮笳哀澗蘋兮杯馥慰孝
思於寒泉兮驗吉徵於生竹雖閨苑時招以鶴書兮願夜臺
永娛乎鳳麓

代親友祭陳氏姊文

嗚呼瓊範昭彤璇輝燦碧翠水旌迴紅簫隴錫懿歟太君毓粹名門經庫耀武詩星炳文考室居仁祖庭修禮蘋藻篔筐珩璜宮徵靜深姥宅咫尺壻鄉言從杜曲日嬪陳芳譽播莊姝儀覘祥女圓中珠規方標玉矩肅容笄服洗手廚羹威姑意洽君舅歡承仲舉才華太邱門第誼警雞鳴慶歌燕喜聶常婪念屈但夔憐齊心耦志割宅分田俊賞家駒奇矜夢虎屢饋銅盤交培玉樹旣勤華構亦賦小園夏延秋爽冬納春暄偶駕魚軒暫隨驥路旋勸初衣偕歸故土蓬龕返白蓉館迎丁鵠操揮軫蟬編遶楹家禁時妝身先國稅惠布雲慈義彰靈銳環驚椎厲機駭刀鈿翹翹瘡告嘒嘒吉占令伯蜚聲

陽元振響遂挺孫枝爰成宅相緬想太君禮鍾法郝婦則孔
昭母儀允度翟封爭耀鹿挽疇偕懿歟太君力贊歸來拊心
笑列投畚儀萊武龍避勢文豹韜才熱官思熟冷宦帆開朱
紫非慕青黃詎灾父則嚴稱母以慈頌懿歟太君教養兼重
長豫蘭凋秦姬泪湧蟋蟀箴荒驂駟戒芟佩可折魚蓼還警
鳳穆朝鑿鄭渾衡懲宋地媪雖富坤德常嗇懿歟太君敦善
是力桃花米紅桂布裘白匪賚尼妯惟周族戚仁斛傳家清
臺安宅魚婢知恩鴈奴逮澤柔孰剛文女誰士行懿歟太君
澄懷玉映春月雖和林風自勁帽斥袁邪琴憎董佞山座心
蘭潘屏臚鏡古訓無怨芳猷斯盛青鸞來導返眞十洲白鶴
來告栖神一邱石笥旁列爐香前浮湖燈紅繞竹策青抽樂

歌虞殯禮善周祔旒指松原笳鳴梅浦執紼隨班獻芻備數
道左祇迎雲端載佇

宗祠譜成告祖文

竊聞花樹紀世家之澤燕族城南金刀揚文苑之芬鳩宗薊
 北錦江虹構標西蜀之蘇亭婺郡星芒燦東萊之呂牒充國
 則正枝著錄思公亦慶系成書英賢記在陸氏馳聲衣冠集
 傳沈宗騰譽莫不脉圖遐輯房畧邇稽孔葉且待乎王編桂
 葩遜標名於范梅蔡荔凡為孫子誰無述德之心即論文章
 此亦傳家之集敬維我始祖鄉一公望承京兆系本宏農朱
 坡紹馨丹池擢秀別四山之風雪孤艇棲身攬百尺之煙霞
 高樓坦腹菰蒲養望肅眉案於鷗莊竹石程庸曜胸珠於鯉
 壑當初基之手定已陰德之耳鳴亦越真五公體素南華天

蘇東坡文集卷九
籟直參莊叟亦越彬五公符名西竺寶衣待供藥王逮敬員
公故絳謀遷新豐策徒綠波訪浦影隨水以東行黃土諮村
杖疑仙而前導迴環炭瀆舒九蕊之朱華突兀嶮尖贈一枝
之文筆禽魚叶趣蓬蔚安貞三白開樽二紅造飯通有無於
仁里契賞析於德隣所居在廉讓之間此樂是羲皇以上亦
越顯公析薪克荷勤東畝之畚亦越毅菴公泣杖時聞恭北
山之梓銅川六世遂發兆乎坤師瓊樹駢枝將盛敷其花萼
善無不報和乃致祥始也金堤撼海天吳迴白馬狂纏繼也
玉尺量砂地媪獻靈虵巧髻由是靖節公樂畊公懽荆媿茂
夢草聯芳數人士而推兄持門戶以寄弟赤棒橫驅狼吏早
具握蛇騎虎之威青燈暗泣鬼姑遠過手烏肩羊之術彪名

最怒笑看王覽寶刀鵠貌同清愛說姜肱布被福門荷祐穆
行鍾麻一則雙壁龍鸞充閭襲慶一則十洲麟鳳繞膝爭歡
譬諸何山大小而峯巒儼同巫峽之靈陸屋東西而壩篋迭
奏伶倫之律邁王家之釵鏤乾則爲玉而爲金咏謝庭之絮
鹽風迺訊梅而訊棟木欣欣兮交讓竹森森兮凌寒宅號親
仁門稱通德矣然而西裴東裴派遠漸歧其眷南阮北阮支
繁或判其居練水分瀾芝峯割黛題橋西郭培帶草以興文
築室東關企霞光以繼武江湖樂而長潭有長翁仁讓興而
滄塘無滄父或山沈威鳳含景飛丹或湖翫金牛餐光飲淥
以及碣石入河之所崆峒問道之區麻姑城小海水空碧而
牽船郭隗臺高邊塵軟紅而索米迢迢棋置落落星羅幼難

借鳳蠟之嬉游壯莫結烏衣之宴會縱令蒸嘗偶覲長弟相
聯宅論相而賢亦昏昏酒呼溫而諱將觸觸况乃文通武達
狃霄路者徒睨舊鄉北叟南容別天涯者難尋歸夢謝公是
調馬之路生疎賀老云遺鑄鏡之湖契闊非不雲心戀岫
禾首思根而壟昧紅簫祠迷皂鶴節羨則粥罔識前型澤底
岡頭弗詳家街曹文烈才堪千里孰賞佳兒王武子生枉卉
年未知癡叔蟬媽莫溯蝨緝難稽輒感少陵鄉弟之章誰讀
岐國玉昆之譜裔孫某學勤秋實行抱冬心屬稿卅年成編
耆歲杜山杜堡睇桐相以徘徊杜浦杜塘式梓桑而恭敬雖
紫藤灣冷而辭可傳疑雖苦竹村荒而文歸徵信恥熊爭偽
墓削廣於蠹碧蟬紅懼狐帶多令謹微於駱安魚鄭寒泉慰

孝書德之孟嘉潤玉標鮮話神清之衛玠馬鬣識封於四
尺龍光拜於九雲潔蘋繫則禮重蘭尸拯庚癸則惠徵穀
似長長存宗之法綿綿見讀書之孫播世媿而芬襲青編
揚壺徽而煒彤管盡拾癸辛之零佚惟日孜孜方幸甲乙
以編排有條井何意琴援張璠巢鷺占凶甑裂樊川隙駒
識咎篋藁猶思夫十易風災忽邁乎四禪則以絳有疑年黃
寒侵半臂熱夢全身事竟至以死勤天胡爲而毒酷然使敲
綠菴之破硯蕉葉才揮蕤鳥凡之短檠松枝未禿宗祊錯落
昭穆參差而歲遽厄以龍蛇旗卽迎之鶴雁則但搜舊帙莫
香新書僅如楊氏之枝分徒慕錢家之集錄編摩誰屬愴恨

奚言今則桐燦孫枝瓜連古颺十二房之德峯文澗如繪倪
黃五百祀之心府神淵常留清白旣鳩功於黎棗可息憾於
瓊瑰靜思斯譜之觀成咸仰先靈之默祐也已某等夙偕商
權共任讐桀仿活板於畢昇狐哀珍腋借遠煙於王迪麝灑
金壺愧魯魚焉馬之多訛幸雁序鶴行之易按敬因藏事藉
茲薦馨啟以瓊籤襲諸椒櫝緬千一百載文星之慧業映麟
篆以長輝溯四十七傳武庫之淵源儷蜜香而永馥

其曰宗祠告祔祭文

維年月日裔孫煦等爲先人祔事請於族長宗支謹以剛鬣

柔毛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始祖考以下

考及新祔先府君太君

各神位前曰昔者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善其不

急於祔也而煦等先人或遲之將十年或遲之數十年則於

禮已謬矣不孝之罪擢髮難數糜軀莫贖矣煦等雖蠢愚禱

昧亦具天良豈甘蔑經背古忘本慢先自陷於不孝哉又豈

謂家堂藏主宗祠祔牌主旣有依牌可緩入哉夫於彼乎於

此乎或諸遠人乎求神之義然也露濡而怵惕霜降而愴悽

不忘其所由生致敬盡情舍是宗祔曷所從事煦等春秋謁

祠襄祭當夫俎豆旣陳馨筦旣列馨香聿升鏗鏘備奏雖在

苗裔去祖綿遠目所未睹優乎將見耳所未接愾乎將聞獨念罔極神位闕如蕭光炳然靈未戾止怒焉心傷泣然不禁泪之承睫也然而升祔之禮或遲之將十年或遲之數十年者何也義有所未安理有所未審則情有所不敢伸也文公朱子自序其家禮曰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竊念名分易淆莫如嫡庶愛敬之篤首在瞻依煦等先人生由少母祔祭之說今古紛紛其曰妾祔於妾祖姑七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喪服小記文也謂既卒哭就廟祔之者鄭注也謂妾無廟爲壇祔之者孔疏也謂卽寢爲壇者近儒徐氏說也謂凡祔以廟爲正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者近儒方氏說也其曰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雜記文

也此與小記文異而同者也從其昭穆者謂祖之昆弟也其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亦雜記文也謂祔祭於祖廟者鄭注也謂廟中爲壇祭之者孔疏也其曰妾母不世祭者亦喪服小記文也謂庶子自爲其母者孔疏也因鄭注引穀梁於子祭於孫止之義言也謂是父妾之有子而非指所生者近儒應氏彭氏說也據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之後言也其曰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亦喪服小記文也謂女君適祖姑者鄭注也謂兼適祖姑適妻言之者近儒宋氏說也是故將從其禮之殺與則祔於壇不於廟矣或僅爲壇於廟或且卽寢爲壇矣祭不得世矣孫卽不得祭矣將從其禮之隆歟則當就廟

而祔矣不特祔於祖且可中一而祔於高祖矣不特祔於妾
祖姑且可易牲而祔於適祖姑矣亦可祔於適妻矣煦等所
由開卷滋疑憂惶莫決者也則嘗折衷於朱子矣朱子之答
竇文卿問也曰世祭與否不可知若祭則稱爲祖母而自稱
孫似未以世祭爲非也又謹稽於■本朝之三禮義疏矣義
疏案語曰祖姑及高祖姑俱無妾可祔則遂於嫡妻祔之生
旣相依歿亦相祔禮之變也亦未以祔廟爲非也矧戴記明
言祔矣鄭注明言廟矣然則子祭孫止者穀梁之誤引禮與
妾母爲指所生者鄭孔之誤引穀梁與祭不於正室連殯言
之則練祥之專祭與程子祭於私室之說朱子不正引而旁
注意亦有未愜與夫義得伸其愛敬而故自卑其所生度考

妣之靈必有愀然不樂者是得罪於考妣也然或過盡愛敬
之私而致稍紊乎名分之際度生祖母之靈必有跼跼然不
安者是獲戾於生祖母而卽以獲戾於祖宗也我杜氏八世
以上俱嫡是出十支同母無有旁生志曰從先靡所遵式在
昔宗老懸其訓曰膺綸綍者得祔中龕無誥敕者歸於下室
以勵顯揚之志意甚盛也然而貴賤恧於相形貧富迫於相
耀下室旣同虛設中龕亦嫌獨登逮今族長寬其例曰凡屬
筵副苟其後人束修自好所生神位悉祔寢堂以擴錫類之
仁情尤篤矣然而竊有懼者懼其嫌於體君也懼其疑於僭
嫡也懼其蹈於援尊也我杜氏祠中舍主置牌蓋循伊川士
制之式夫婦合位又參用涑水同櫝之儀矣儀禮喪服妾爲

君傳曰君至尊也注曰謂夫爲君尊之也傳又曰妾不得體
君今少母與府君同位不嫌於體君乎喪服妾爲女君傳曰
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春秋啖子曰成風以後妾母
皆僭今少母祔於女君而竟與同位不疑於僭嫡乎卽云在
旁低格而降書亦必請牌奉移而改作禮注曰有事於尊者
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得援尊今祔少母而移動府君夫
人之位不蹈於援尊乎若別設一牌則世同位並更甚於體
君更甚於僭嫡名分之謂何若悉避諸嫌退就下室則義可
隆而故貶之情可伸而故屈之愛敬之謂何煦等用是益深
兢惕輾轉圖維求依附於禮文冀安靈於生我竊以謂三從
古義昭垂禮經旣難從夫何妨從子從子之義有見於春秋

者不僅母以子貴如公羊云云也穀梁之說春秋也母以子
氏矣隱元年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謂仲子繫以惠公
者惠母也猶之文九年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成風繫以僖
公者僖母也是從子之義也又有見於詩與周官者斯干之
次章似續妣祖解之者曰先妣於祖者妣謂姜嫄祖謂后稷
如周官大司樂章先奏大濩以享先妣復奏大武以享先祖
也亦從子之義也是以宣鄭不敢從元帝則可從簡文李文
不敢從簡文則可從孝武且夫姜嫄元妃於魯稱妣尙可從
子於造何疑矧紫陽有云今廟同堂無復昭穆是以製爲母
子合位別世於牌牌則冠子首書位乃降嫡一等諮訪本宗
耆舊賢達咸謂尊親兩協神靈宜安煦等爰筮良辰祗薦祔

事禮起於義亦緣於情揆諸朱子謹名分崇愛敬之意不知其畧有當乎其無當乎惟祈吾祖宗暨新祔先靈默鑒之而哀其不孝之罪擢髮難數糜軀莫贖而已

宗祠元宵祭文

卜繭嘉辰鬧蛾良夜元夕居三元之首影堂集千影之祥候韶光於東陸卻趁燈光仿則粥於南豐宜陳膏粥芝峯麟穗偕鶴燄以騰輝練曲蟾華競蚌膏而吐彩暖紅凝几軟翠鋪庭芋郎製而兆熾雲仍鳧子描而悟勤丹蘄彼村歌社舞申虔尙進其醇醪豈木本水源展敬獨虛夫芳俎某等翹心舒慕祓體聳誠先祭柳而采蘩竝傳柑於獻韭昭穆之班聯具邇粉亦團圞金匏之宮徵胥諧漏彌遲永讀分乙火通經凜武庫之傳薦續辛盤夤祀愧文言之序願冥娛而錫祐庶芬苾之來歆

午來胃弱不能肉食近歲頗能肉矣氣促不能朗聲誦書今歲遂能朗誦矣此皆吾弟之賜也弟非特延醫秤藥爲我辛苦乃至家務大小一身任之不以煩吾片慮吾始能安心調攝不瀕於危今年爲阿辰娶婦一切婚禮以及修理房屋盡以累弟嗚呼孰謂婚期只待三日而吾弟先溘然長逝耶吾婦以已房讓媳移處西偏弟因嫂房局促損已房樓下以益之而另闢樓上東邊一門以出入■今思之是卽形家所謂三煞也嗚呼吾弟竟以屢犯三煞而損其生耶亭山掘溝之犯煞緣前母殯宮地蟻之故誠非得已若吾婦住房何妨稍隘而吾弟曲讓之吾婦吾兒安受之吾又夙懵方術絕不解此嗚呼悔何追耶掘溝之舉日家夏氏力止之吾本狐疑而

弟以大義責我伯兄以吉方經始之說告我潘生又勸我以無礙吾於歲煞則冒昧之而於子午冲破則避忌之身卸其災而貽弟以不祥此則吾雖骨朽形銷而恨終不泯者也此則吾不能早卜窀穸以妥先靈故天罰顯降地蟻橫行而後歲煞得逞其凶者也吾弟三十誕辰適家中喪一孩幼吾逆慮其不祥然觀弟意態寬宏且精神素壯當時私自寬譬以爲萬無意外嗚呼儒者不言機祥今求其故而不得能無蹈流俗人之鄙見哉吾弟之疾初起甚輕越夕漸瘥至三日之夜而忽劇至五日之暮而殞生喉症耶傷寒耶誤於羚角石膏之早投耶誤於犀角大黃之遲用耶疾莫辨其症醫莫任其咎嗚呼吾恨不習堪輿而令煞殃吾弟吾恨不習歧黃而

令藥毒吾弟吾恨道不行於妻子德不孚於家人而令萬事
輾轉以禍吾弟嗚呼吾有何顏以對吾弟也吾嘗謂人生最
樂者兄弟以其相聚最久也齟齬之光陰妻子不能共毫毫
之歲月父母不能偕朋友又散處各方者也獨兄弟年相若
境相埒幼同學長同業至老而可與嬉娛嗚呼孰謂爾我兄
弟之緣盡於三十五年中乎且此三十五年中曾有幾日得
弟兄之樂耶總角時吾多猜弟多悍我恃先生弟恃老姆動
輒齟齬有各不相下之勢稍長漸知親愛然猶不知兄弟之
樂逾於朋友之誼妻子之情也嗚呼吾每悔當時疎於手足
故弟病於辛酉壬戌間吾之待弟萬不如庚午以來弟之待
我以為吾平生抱愧實此為甚不謂吾今知之而初四至初

八四晝夜中吾於弟疾仍泄泄然不用心急治以至於此變
也然則吾始終負吾弟矣豈不痛哉自癸亥外艱後一經患
難再經離別兄弟間始覺同心共命聚首可歡而吾復疾厄
乘之沈綿難愈蓋相與開口而笑者可屈指數也今吾疾稍
平而先業亦畧恢矣方期與弟共享安樂豈料遽捨我而去
乎嗚呼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天道十年一變以今日回憶丙
寅丁卯一小滄桑也然昔之丁卯吾與七弟中式而弟向隅
今之丁丑吾與七弟無恙而弟又不祿何家運之隆吾兩人
享之而其替也弟一身當之耶吾五入鄉闈僅一出房而卽
遇弟五入鄉闈四出房而卒不遇吾久病八年一痧閉一血
狂皆瀕死矣而終不死弟嬰疾四晝夜臥牀者僅二日耳而

竟死天乎天乎何吾之薄德而天待之獨厚弟之厚德而天待之獨酷耶雖然吾僥倖一遇而平日虛名反以遇合之文見損弟終蹭蹬不遇而學問駸駸日長黷序蜚聲弟固可無恨於不遇也吾甚恨此一中而無及也弟十餘年來操危慮深無一事敢薄於天倫無一念敢背乎古訓今之死也可以見吾祖可以見吾父可以見吾前母見吾伯父見吾從兄見吾親戚朋友之亡者吾非弟同心其命此生此身不知若何得罪名教今弟捨我而去吾心若漂於黑風大海茫無津涯吾身若坐於萬鈞危石之下魑魅罔兩將絕其系也且壓已而爲齧粉也吾何樂乎生何畏乎死而六旬之慈母在堂則又萬萬不可以死而百事嬰之百憂叢之則八年之舊疾恐

一潰而不能復救也則又萬萬不能不死吾明歲星運交亥是謂祿堂入祿堂宜死倘不死於祿堂又五年星運交戌是謂七煞入七煞宜死倘不死於七煞又五年星運交子是謂羊刃入羊刃又宜死此十五年中無往而非可死之日弟以兩孀一孤付我吾一日不死則吾之責也吾不幸而死則并我之孀孤盡舉以累季弟矣豈不痛哉豈不危哉嗚呼阿濤今年讀上論本可卒業吾因阿辰登期留子罕待來春授讀初六日方讀完泰伯豈料卽爲弟病革之夕耶阿濤卽當斬衰絞帶惡履紘紘稽顙爲喪主耶去年六齡誦三行今年七齡誦廿行方冀其資性日開可以造就今則一縊危延不特老母姑息百倍常時卽吾亦不敢加意督責矣此子之才不

才全賴吾弟默相之耳弟婦夙婉婉聽從得堂上歡李妾亦天性淑靜俱能爲弟矢志撫孤者也吾與季弟更當盡心以慰安之吾弟可無庸牽挂老母暮年罹此慘變雖痛弟甚深而憐吾兩人者亦切外尙能制哀強飯不致過傷而內之摧心裂肺禁不使吾弟兄知者不知若何悲切也以弟平生孝心冥冥中寧無術以寬阿孃耶嗚呼前歲祠義田之捐弟欲遵蔽山三百畝富有之規而吾不果從弟又留心荒政欲他年置社倉又欲設九門蒙童義學又欲刊刻叢書使千古祕笈不湮蝕於蛛絲蠹粉今賁此壯志以入泉壤泉壤能設措乎留此未了之願以貽吾兩人吾兩人才力薄弱未卜能成就一二否乎是故親友來弔唁者吾每與言吾弟之歿非僅

一族之不幸乃一鄉之不幸也亦非僅一鄉之不幸而千古之不幸也聞者如紀雪生周又溪諸君皆咨嗟扼腕久之嗚呼內人行哭失聲而朋友未有出涕此敬姜所以不哭其子也今吾弟之歿父執如俞扶翁朋友如章十湖張小麓族人如稚一兄瓠山弟鞞人寄香兩姪典友如金吳陳諸子莫不泣然噉然鼻酸目辛異母之伯兄伯姊奔喪而罄哀大功兄弟雨樓笙山咸悲喟涕泗而姪璘臨歛號咷感叔父期望之厚不及見其成立嗚呼吾弟平日之待骨肉朋友者至此而可自信其無愆矣而獨八年來生死肉骨之阿兄病不能慎醫喪不能盡禮居喪作佛事弟所深惡也而吾弗能禁士三月而葬傳有明文也而吾弗能待嗚呼此堂也是吾與弟幼

時拋塋嬉戲之堂也是吾與弟長來執卷吟唔之堂也是吾與弟昔年居父喪寢苦枕由之堂也是吾與弟今年拜母壽稱觴舞綵之堂也弟今與此堂長辭矣人間何世我命何時居此堂也知復幾日老母既割愛忍痛不欲弟久留此堂兄亦不敢留弟久居此堂也想弟亦不願久留於此以免老母觸目之痛紆老母意外之虞也然而外間無識者必謂速移弟殯迺爲阿辰來春姻事之計則必蠢然犬豕之肺肝覲然禽獸之面目始能逆理悖行冥不知恥兄獨無人心乎阿辰獨無人心乎嗚呼最痛者別母最快者依父弟之辭此堂而往金家塾也痛耶快耶吾烏從而知之耶嗚呼哀哉

俞太君遷殯祭文

嗚呼不孝等之罪尙忍言哉以不孝等爲懵無知識耶則固目視耳聽覲然人面者也以不孝等爲畧有知識耶夫何使吾母棄世四十餘年尙不能覓一吉兆安親致有今日之舉也不孝等何以爲人何以爲子耶吾母自戊戌年殯於茲地屬鄭氏吾父以戚誼假之頗喜其高燥屢向鄭售而鄭故難之迨吾父歿後百計購於鄭始與祖母殯屋同歸我有私慶爲天之福助嗚呼孰爲求福而竟得禍耶孰謂厝棺三十八載曾無寸虞而忽嬰地蟻之厄耶蟻之來也自鄭殯而鄭殯之蟻之來自他殯鄭殯之蟻自西徂東他殯之蟻又自東徂西是么麼者蟻而東西橫行竟若是無忌憚也子雖然蟻忽

東忽西而吾母殯屋在鄭殯之西他殯之東危居中間獨遲
之久而蟻始敢延緣楹西則是吾母生平積德未嘗不邀天
祐而無如不孝等不早早留心竟墮雲霧中也既已見蟻又
妄思除蟻一悞於捕蟻之杜文奎再悞於看地之潘百齡莽
蕪掘溝不顧方向既殃庶弟而仍無益吾母此又不孝等骨
朽形銷而悔恨難泯者也去歲以來月一循視殯宮蟻患日
深楹蛀日甚聞桃堰玉峯太親翁喜言地理卑禮往求指點
數區輒西北向無當意者復延請東陽盧翁悉力訪尋而急
切難就雖田穴得趙家漉兩兆山穴得魏家塢一兆未知果
否乾潔也不孝等縱不妄冀大地尚須試審數年何敢冒昧
言葬吾親也而顧此蟻蛀之殯宮不孝等心如刀割又何敢

遲回久停母柩也嗚呼急葬既不安仍停復不敢舍遷殯而
計無復之矣停數十年之親柩復匆匆爲遷殯之計不孝等
萬死莫贖罪愆矣不孝等本擬奉吾母柩與吾父共殯金家
塾而金家塾地勢卑溼殯址傾側中空一間現用竹木左右
支柱不便抽撒又其曩時興造疎於籌視多貽後悔不孝等
尙不欲久淹父櫬豈可復移母柩於彼乎今擇木柵前村許
姓園地巒形水法似尙可觀用善價售之外復圍牆築殯室
三間連其二單其一選於吉日遷奉吾母冀暫可安體他日
或遷奉祖母及吾父與吾母共處一所不孝等仍當用心尋
地早謀兆域猶恐地緣未遇誓不復蹈前愆悠忽瑩兆總期
早完大事不敢長爲天壤間罪人猶冀吾母冥冥之靈憐其

無知而默相之嗚呼不孝等言及於此真靦然人面哉何以
爲人乎何以爲子乎而更有攢肝刺膽朝夕難安者則以祖
母之殯宮相去僅數武實牆久閉終不知蟻之有所妨耶抑
無所妨耶過於謹慎深恐事有難言急於窀穸又恐地難率
信開視無嫌耶遷移無礙耶此尤望吾母冥冥之靈深憫不
孝等頑鈍無知提命於夢寐中不但默佑之而已也嗚呼痛
哉

婁太恭人出殯告靈文

嗚呼痛哉吾母棄不孝等而長逝也已三年矣然靈柩在堂
不孝猶未嘗一日離吾母也而今而後吾母真棄不孝而長
逝也已嗚呼不孝何忍遽離吾母耶雖然不孝何敢久留吾
母於堂也毋論停柩律有明禁不孝等靦顏視息久已冒國
憲而干清議矣况三年中一警於江橋再警於窀突三警於
豫章房之草間聞之色變念之膽消不孝何敢久留吾母於
堂也然使今日已得吉兆奉遷靈柩安葬青山不孝等心雖
不忍理尙可安豈謂至今日而尙將厝吾母於殯宮也嗚呼
不孝之罪至是而萬無可免矣不孝之心至是而萬無可安
矣然使久停吾母之靈柩則罪愈無可免而心愈無可安也

嗚呼痛哉三年之喪若駒過隙音容雖不獲覩覩靈柩如覩音容焉今而後惟魂夢相依而已嗚呼痛哉今年夏舅父自巴東旋里令吾母無恙九年離別一朝重聚其悲喜當何如表姪輩或角羈出外或生長他鄉今俱成人長大令吾母無恙爭前趨侍吾母摩頂而問名其加餐歡笑當何如豈料舅父以七旬多病之身尙能一帆江漢歸老枌榆而吾母康強健飯數倍於舅父者竟以微疾而示化也謂非不孝等奉養無狀以致此耶嗚呼痛哉今奉吾母靈柩與吾父合厝於金家塾吾母俞太君亦由木柵而遷厝焉庶弟在傍庶幾奉侍晨昏幽明如一而骨肉團聚或稍有以慰吾母之心也嗚呼吾母之心雖慰而吾母竟離不孝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

金家塾合厝祭文

嗚呼不孝等至今日而猶以殯宮合厝吾父母也不孝之罪可勝言哉計吾母俞太君之歿也歲在戊戌迄今四十有八年吾父之歿也歲在癸亥迄今二十有三年而吾母婁太君之歿也自癸未正月以來亦三十有五月矣不孝等至今日而猶厝吾父母於殯宮也不孝之罪尙忍言哉然不孝等奉萬難解免之罪猶欲剖心瀝血自解免於吾父母之前者則不孝等從不敢存爲子孫邀福之見而唯欲求吾父母遺體之安欲求遺體之安則非僅免水免風免蟻而已也必有溫潤高燥之吉壤以妥吾父母永永無窮之靈魄迺謀之同郡之地師而其效茫然則以地師之同郡者多不足信也復謀

之遠方之地師而無以奏效如故也則又以地師爲概不足
信復謀之親戚之知地理者而無以奏效如故也不孝等自
謂輕信耶則有吉兆稍遲迴焉而爲他人所得者矣不孝等
自謂多疑耶則目前所審之壙不下十餘處而開而驗之愜
心者絕無一焉相督責者疑不孝等惑於青烏家言貪鈴兆
以福後人然不孝等自信無是心也相慰藉者以爲吉人吉
地相待不爽以吾父母之厚德義行不獲享遐福於生前天
豈不報之於身後不孝等亦恃吾父母之厚德義行昭然有
徵而人言之非諛也故斷不敢苟且畢大事而惟自責求地
之誠之不足以格於山川也不足以孚於后土也嗚呼大事
竟何時畢乎不孝等齒衰髮白俱非少年偷息人間知復幾

日倘一因循則是不孝之罪終天無可解免也嗚呼危矣吾
父母其亦哀憐不孝等而默佑之耶嗚呼痛哉

父母其亦哀憐不孝之罪無可贖免也耶願身家平安
日命一因願無傷不孝之罪無可贖免也耶願身家平安

